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紅樓幻夢
第二十一回 比美方容定評甲乙 葬花祭雪感格神靈

話說湘蓮舞劍煞手之時，雙劍一分，砍倒兩株扶把的柳樹，嚇得人人驚恐。湘雲問寶釵道：「寶姊姊，你最明事理，柳二哥休劍，為什麼要砍倒兩株樹？」寶釵道：「這要問柳二嫂子才知道。」妙玉說：「他的劍舞到這個光景，週身的勁都貫足在劍鋒，劈空再休不住，必需觸物乃止。許多相好央印舞劍，只舞過兩次。院子裡埋著木椿，收的時候，一砍兩段。」湘雲道：「你家用木匠做東西，只叫二哥舞劍砍成段子，木匠不用銀子。」說得眾人大笑。

男客散歸花廳，女客又到花園散遊。夜間各處張燈，水亭水廊盡掛琉璃圓珠燈，池中倒影，燈火參差，樓台沉靜。亭內女客唱曲，花廳男客串戲。寶玉東奔西走，無所適從。鬧到更闌，方才內外各散。

次日寶玉方起，傳聞薛姨媽家有報子爭索喜錢。原來寶玉代王子騰的孫子、邢夫人的姪孫、並探春姑爺、湘雲姑爺、甄寶玉、梅翰林之子等謀幹之時，因薛蝌奮志青雲，即代為納監，後首與寶琴姑爺同點翰林。寶玉又代薛蟠贖罪回來。薛蟠想要做官，代其捐了縣丞，分發在京城附近地方。今因拿獲一伙盜犯，首從數名均已嚴刑伏法，潛逃去一名，未曾緝捕，因此超升知縣；報子開發去後，諸親友來道喜。薛府開賀，請酒、唱戲，賈、林、周、柳、甄、梅、王、邢各家男女等眾，一連又熱鬧了幾天。

且說薛蟠所拿盜犯，因打劫過多家，並孫紹祖家的家財，紹祖率家丁與鬥，伙盜遁去。紹祖身被重傷，臥床兩月，喊叫如牛，血枯而斃。迎春冤孽至此才銷。往後去，薛蟠調缺回京途中，遇著潛逃的那名盜犯代同伙報仇，在旅店中暗施毒藥，薛蟠誤服而死。此乃兩傷人命，未經抵賞之報，後文預先交代。

展眼又交芒種，黛玉約眾姊妹做餞花會。是日清晨，同喜鸞往北郡王府拜太妃生日。寶玉拜過壽，假說有事，即忙回家，來到秋爽齋。湘雲、探春問道：「二嫂子合喜妹妹怎麼還不回來？」寶玉跺足道：「偏是太妃高興，留他們吃酒，只怕晚上才得回來，今日的會豈不掃興！」湘雲道：「急什麼？就到晚上點著花籃燈餞花，還不有趣嗎？」寶玉即刻叫人到花塚上搭彩棚。

正在忙亂，寶釵、鶯兒、麝月、秋紋到了，問什麼事搭彩棚。湘雲告以原委，寶釵道：「等人到齊，大家商議。晌午時候，林妹妹包管回來的。」寶玉道：「太妃留住了，怎麼得來？」寶釵道：「妹妹自有脫身之計。況且太妃疼愛妹妹像親生女兒似的，妹妹要回來，有什麼不依哩？」鴛鴦、玉釧、襲人、碧痕也來了，鴛鴦道：「才剛奶奶說什麼不依，到底什麼事？誰不依？」寶釵告以前事，鴛鴦道：「郡主必定早回，且叫人去打聽打聽。如果回來得晚，咱們就依雲姑娘的辦法，紮兩號結彩燈船，將各花用紗囊盛著，掛在船上，從沁芳閣游到花塚上坡。咱們各人的花囊自己捧著，每人面前四對須絡彩畫琉璃花籃燈，將花送去掩埋好了，咱們坐上燈船，吹打唱曲回來，可好麼？」寶玉、湘雲齊道：「一定是這麼著。」探春道：「你們很會玩，今兒要鬧夜局了。」寶釵道：「還該等大家商議。」正說著，佩鳳、偕鸞、寶琴、岫煙、香菱也到了，雙蘭、李綺約同李紋又陸續到了，隨後惜春來到，問妙玉怎麼還不來，丫頭回說：「已請過了，柳二奶奶要先在自己園裡餞過花，再到這邊來。」

寶釵道：「要辦夜局，趕早合理二嫂子說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去。」一徑來到議事廳，李執正合平兒開發事件。寶玉道：「二嫂子請你就去，大家候著你呢！」平兒道：「二爺先請，我把幾件事開發了就来。」寶玉道：「遲一刻，只怕那班最可厭的東西一起一起的回話，又要耽誤了，我同嫂子一陣去的好。」平兒趕快開發了，合寶玉同來。只見丫頭迎來報說：「二位郡主回來了。」寶玉大喜，連忙趕往瀟湘館。這裡平兒見過眾人，商量了一會，再二五成群的散遊。

探春、湘雲、香菱、平兒、鴛鴦、玉釧、襲人來到紅香圃，湘雲道：「咱們躺著歇歇。回來林姊姊一到，人都齊全了，各有各事，晚上又有夜局。這會兒我倒有些懶懶的。」探春道：「咱們七人，除開香菱姊姊，都是雙料的，如何不懶？再過兩個月，只怕你時刻躺著，連飯都懶得吃呢！」

玉釧歪在炕上，一眼望著平兒，細細的打略。只見平兒穿著月白織花洋夏布大褂，元細滾白紗百褶裙，頭上一股羊脂玉釵，翡翠雙圈耳環，手上套一副純白瑪瑙鑲，間著伽南香串。玉釧呆呆的望著，只是點頭。平兒道：「你儘管瞧著我，代我相面嗎？」玉釧道：「咱們二爺道地是個鑒家，他常說：凡標緻女人，越談妝越好看。雲姑娘，三姑娘，瞧瞧他，可比往常格外標緻了？」探春道：「好多著哩！」湘雲道：「可喜龐兒淺談妝，穿一套鎬素衣裳。」

平兒道：「雲姑娘別拿我開心，我這個燒糊的卷子算什麼？咱們家實在可惜了二姨兒，那才算得個標緻的。」鴛鴦道：「蓉大奶奶合二姨兒還不是一對嗎？」玉釧道：「咱們兩府裡的人，標緻的很多，今兒倒要大家細細評評。」襲人道：「柳二奶奶合喜姑娘又是天生一對。」探春道：「這四位，畢竟誰強一點子？誰差一點兒？」襲人道：「咱們也評過，這四位，再配上晴大姨兒，可稱五美。細細比較起來，難分高下。」香菱道：「評差了，且把芙蓉女摺開，他與這四位不同。先把四位到底要分個伯仲叔季，據我說，首取柳二奶奶。」玉釧道：「我的意思尤二姨兒為最，那種柔媚令人疼愛的樣兒，再沒人比得上。」鴛鴦道：「你這話偏了，難道蓉大奶奶又不是這樣的嗎？比二姨兒還豐富點子。據我說，數他第一。」湘雲道：「你這話也差了，喜姑娘的頭臉、手腳、身量、七孔、五官、皮膚，那一件不強似他們三個？我最愛他那張菱角嘴，腮邊兩個小窩兒，一笑起來愛殺了人，要取他為首。」香菱道：「我說柳二奶奶當居第一，不說別的，只看他那雙秋水盈盈的眼睛，把人一望，任他鐵石人都要銷魂。再他的肌膚、模樣兒，上上下下，那一件比這三位差了嗎？他的文才學識還不好嗎？」鴛鴦道：「現論容貌，別說文才。」香菱道：「就論容貌，四位中無出其右。」探春向平兒、襲人道：「他們評的都不差，咱們怎麼說？」

正在辯論，恰好妙玉、晴雯攜著手來了。只見妙玉雲鬢高髻，簪著玉釵翠鈿；穿著淡綠素紗繡冰梅的襖、白素羅百褶裙。晴雯頭上籠著堆雲髻，蟬鬢上貼著一團翠絡花鈿，橫斜一支翡翠簪，上首一個顛巍巍珠蝴蝶；穿件翠藍素紗闊鑲花襖，上面堆著八個三色金錢夾孔雀尾編成的花籃，各色線繡的大朵時花，天青闊鑲邊上三藍洋蓮翻漢紋，又釘著珊瑚、各色東洋珠，下係嬌黃羅滿繡三藍夾談五色的百疊裙。通體光華，人衣豔麗。二人一路說笑，再再行來。

香菱對眾人道：「咱們細細瞧瞧他們二位。」妙玉、晴雯來到，大家一面問好，一面細細打略。湘雲向探春低低說道：「菱姊姊的話不差。他兩個比並起來，乍看難分高下，細比起來，晴雯姊姊要強點兒。這所以然的道理，竟說不出來。」探春道：「一個濃妝豔麗，一個談飾幽研，自然濃妝見強。」湘雲說：「我有個辦法。」問妙玉、晴雯道：「你二人今兒可係約會的？這麼打扮，一濃一淡，搭配的很好。」妙玉道：「各人打扮，愛怎樣就怎樣，為什麼要約會呢？」湘雲道：「不為別的，他們說你兩人如天仙下凡似的。可能夠兩人的衣裙對換著穿起來，給大伙兒瞧瞧？橫豎你二位身量、長短一樣。」晴雯道：「這又值什麼？咱們就換起來。」妙玉道：「你們很會玩，人家穿的衣服也要換來換去。」於是二人寬衣褪裙，調換好了。又細細端詳一會，香菱暗向探春、湘雲道：「柳二奶奶濃妝起來格外好了，芙蓉女談妝起來格外更好了。」探春、湘雲道：「這個實在奇了，你的眼法很準，咱們服了你。」妙玉道：「諸位可看夠了？咱們要還原了。」二人將衣裙換回，晴雯道：「叫咱們脫了又穿，穿了又脫，到底為什麼呢？」

眾人未及回答，丫頭來說：「二位郡主來了。」眾人忙迎出去，但見喜鸞梳著花籃頭髻，翠圍珠披，倩口香腮，嬌姿美目；穿件果綠紗襖，滿繡五色大團時花，夾著各色洋蝶，天青闊滾邊上繡三色金線漢紋夾洋蓮，條條桃紅素紗三藍扣線錦地加孔雀尾壓金錢皮錢花裙。豔容麗服，燦勝春花。又見黛玉雲鬢高挽，蟬鬢垂髻，珠翠釵鈿，光搖奪目，眉蹙春山，目盈秋水，桃腮杏靨，櫻口瓠犀，玉臂雪膚，柳腰蓮步，豔麗羞花，嬌妍閉月；身穿粉紅素紗衫，上面繡著三綠三藍翠竹元紗闊鑲邊，堆著三套金銀線香草雲，下穿西湖水素羅百褶裙，襖內暗藏談五色間三藍的碎花，底下一道天青織金花邊。站住不動，瞧著是條素裙，一行動了，襖內的花才露出來。

二人來到庭前，大家相見問好。湘雲、探春、鴛鴦等，人人交頭接耳，黛玉微微一笑，已猜著眾意。喜鸞笑道：「你們有話不明說，鬼鬼祟祟的做什麼呢？」湘雲走來，拉妙玉、黛玉、喜鸞、晴雯往炕上並坐。晴雯道：「這個我可不敢。」湘雲道：「你不敢，誰還敢？你說不敢，我偏要你敢。這是當敢而才敢，敢云『不敢』乎？」黛玉、喜鸞齊說：「你就暫坐一刻兒也使得；又不是合外客坐席，何妨的呢？」於是四人坐定。

湘雲等正要發話，寶釵、寶琴、岫煙、李紈、李紋、李綺、佩鳳、偕鸞、紫鵝、蕙香、鶯兒、麝月、秋紋、碧痕等都來了，大家相見問好不迭。李雙蘭又到了，重複敘禮。黛玉吩咐秀筠先拿蓮粉湯，等人齊了再拿點心。隨即有十二個俊俏丫頭捧上茶盤，裡面一色五彩鍾，盛著蓮粉杏酥湯，送到各人面前。

大家吃畢，湘雲復把妙、黛、喜、晴四人不由分說，拉到炕上，上一排坐著。寶釵道：「你又鬧什麼故事？」湘雲道：「寶姊姊，你合大家瞧瞧：他們四位，我竟沒有得褒獎了，只把他三個比作月殿嫦娥，」獨指著黛玉道：「把他比作桃林大士，如何呢？」眾人齊說：「確切極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只有個白衣大士，這桃林大士可係杜撰。」湘雲道：「只因他衫上繡的竹子，原像件大士衣，但是粉紅的，所以用『桃林』二字，聊取意而已。」寶琴道：「雖說杜撰，這四字的神理確不可移。」李紈道：「雲姑娘的文章傳神入妙。」探春道：「就叫緋衣大士也使得。」寶琴道：「這是直寫。他是物外渲染的筆法，最佳。」

恰值惜春來到，見過眾人，隨問道：「我方才進來，聽說什麼『物外渲染的筆法』，誰在這裡論畫嗎？」探春告以前事。惜春道：「究竟咱們幾府的人頭兒尖兒都在這裡。若論文才，已有大譜兒，惟有容貌未曾分個等第。」李紈道：「四姑娘，你就評論出來，試試你的眼法。」湘雲道：「四妹妹要仔細呀！有兩位法眼在這裡呢！」

惜春道：「我評定了，分出等第來，寫在瓊華榜上，永為定評。」李紈道：「正該這麼著。」湘雲道：「瓊華榜可有出典？」惜春道：「你問柳二嫂子。」一面叫丫頭取了一幅豔霞箋，鋪了筆硯說道：「我點的一甲一名，大概於今普天之下沒有高自他的。」湘雲道：「你說呀！擱在你肚子裡誰知道呢？」惜春道：「這是萬人一見，大眾自然定是這麼著，還要說嗎？」湘雲道：「定要說明了才算。」惜春道：「把大士服件狀元袍就是了。」大家聽說，齊道：「這是一定的。」寶釵道：「一甲二名是誰？」忽聽外面應道：「是吳雲驪。」眾人哄堂大笑。原來是寶玉進來，見過眾人。

丫頭擺上點心，大家吃畢，湘雲道：「二哥哥，你別則聲，聽四妹妹點甲。」寶玉問點什麼甲，探春將上項事說明。寶玉大喜，見黛玉為大眾賞識，心中更樂。湘雲道：「二名是誰？明說了罷！」俗春道：「偏要說個啞謎兒：二名是雪人的前身，原是一身兩人，今作兩人一身，此卿可配點榜眼。」喜鸞、香菱齊道：「你這玉尺量才，毫釐不錯。」大家又細細的打略了晴雯一番，又看看喜鸞、妙玉，人人點頭佩服。

李紈道：「探花是誰？」惜春道：「大嫂子問，我就直說了。這要點雙的，柳二嫂子合喜妹妹。」寶玉將手一拍道：「是極！是極！」湘雲道：「怎麼三鼎甲鬧出四個人來？」惜春道：「上年二哥哥們點兩個狀元。咱們取兩個探花，使不得嗎？」眾人說：「這議論公平。」惜春又道：「還有兩位去世的，若在時，同點探花。」寶琴問是誰，惜春道：「尤二姨、蓉哥兒媳婦。他們這四位，可是兩句俗語：四個八兩共二斤，兩個二斤分四半。」湘雲向香菱、平兒、鴛鴦、玉釧、襲人道：「你們已前的評論都偏了，這才公平定准呢！」

惜春道：「一甲已定，再點二甲。」湘雲問：「誰是傳臚？」惜春道：「已取定了，又是雙的。」湘雲道：「不必雙的、單的，就寫區區二字。」惜春道：「輪到你還早。」湘雲道：「你會意錯了，『區區』不是我，是你呀！你現在填榜唱名，自己忍作傳臚，榜上填寫二甲一名，『區區』豈不恰當？」眾人聽說大笑。寶玉道：「別說笑了，真正填名，二甲一名是誰？」惜春道：「請你合梅大爺做兩位傳臚夫人。這二甲第一兩名點的是寶大爺、寶二爺賢昆仲。」

黛玉推著寶釵、寶琴笑道：「二兄新做貴人，快拿喜酒來喝。」寶琴道：「先要領了你的狀元紅，賞過榜眼宴，喝著探花杯，再飲咱們的傳臚酒。」黛玉道：「畢竟姊姊大方，妹妹小氣，先喝了你的，咱們的還賴得掉嗎？」探春道：「大家聽聽，殿撰公親口說的，這喜酒又有得鬧了。」李紈道：「我有個公論：大家彼此公賀兩天，人人都要派分；三鼎甲合傳臚分四回請人；各太史或數人一回，又分作四天。攏共攏兒有十回酒席，儘夠鬧了。」

寶玉道：「大嫂子議的極公，就是這樣很好。我怎樣呢？」湘雲道：「人也不應賀你，你也不應請人。橫豎這個重身的狀元郎要躺著養相度，你算個狀元的聽差，請請客，陪陪人罷了。」探春道：「你的調侃，大有聊齋手筆。」寶玉道：「這賀局從明兒起就連下去。」探春道：「接著鬧也沒趣，每月只可兩三回，分開來才好。現在每月例請、曲局、生日局鬧不清白，詩社一事，竟作擱開了。這賀局不能連著儘管鬧。」寶玉道：「明兒必要先辦一趟。」探春道：「你別忙。二甲、三甲都沒點完，到底待四妹妹點定了再說。」喜鸞道：「二哥哥如今不叫『無事忙』，叫『樂得忙』了。」

惜春笑道：「確切！再不必打岔，我要唱名了。」妙玉道：「我的姊姊、尤家二姨的妹妹可算得二名？」惜春道：「我正待下筆，被你先說合來了。三名邢大姊姊，四名紋姊姊，五名綺姊姊，六名現在的璉二嫂子，七名香菱姊姊，八名鳳姊姊，九名叫『愛哥哥』的姊姊。」湘雲道：「但願你將來抱個孩子，趕著叫『愛舅舅』，那才有趣呢！」喜鸞道：「只怕再過幾個月，就有叫『愛舅舅』的了。」眾人聽說大笑。惜春又道：「十名襲姨娘，十一名雙蘭姊姊。三甲第一名三姊姊，二名區區，三名二姊姊，四名佩姨娘，五名偕姨娘，六名紫姨娘，七名鴛姨娘，八名金釧姨娘，九名玉釧姨娘，十名麝姨娘，十一名秋姨娘，十二名鶯姨娘，十三名大嫂子，十四名巧姐，十五名蕙姨娘，十六名碧姨娘，十七名小紅，十八名春燕。」

湘雲道：「丫頭很多，怎麼只取小紅、春燕。」惜春道：「我也知道，比他兩個俊的還有。但是小紅嫁了芸哥兒作正室，春燕把了芹哥兒作妾，他二人身分不同，所以列在咱們單上。還有俊的、俏的、有才的很多，過一天閒著，再替他們另分個等第單子。如仍呢？」寶玉道：「這倒難呢！還有許多丫頭，你認不清。」惜春道：「你又呆了，我把他們都叫來瞧瞧，揀俊俏的開上單子，分出等第。那不成形的，猶如傻大姐那般尊容也上單子嗎？」

眾人哄然一笑，將榜再四推敲，正是直書，毫無偏袒。湘雲道：「三甲二名，你居然自寫區區，倒也直捷。」惜春道：「臨文不諱。」李紈道：「四姑娘若做了太史，道地一支董狐之筆。」

黛玉道：「時候不早，咱們商議餞花正文。」寶玉道：「已備了幾號燈船，夜裡葬花。」黛玉道：「另創一格，倒也別緻。」晴雯道：「今兒葬花，奶奶起動不便，我代奶奶的勞。」黛玉道：「很好。」晴雯道：「葬花還是日裡掩埋好了，晚上用結彩燈船，艙裡供一個『百花仙之位』的牌，送花神歸塚。大眾坐船隨後，送到花塚，供上牌位，陳設名香、佳茗、珍果、芳醪，大家酌茶奠酒，虔祭一番，常得花神默佑也未可知。」黛玉道：「你的心意合我一樣。」大家齊說：「年年餞花葬花，未曾祭過。今兒如此虔誠，方不負大家敬愛護惜之意。」

晴雯道：「還有一事：我那替身墳墓築成之後，未曾祭奠。今兒備了瓣香清茗，趁此自祭一回，以舒積念。」說罷涕泗交流。眾人勸道：「不必悲傷了，咱們同去葬花。」

晴雯換了一件楊妃色素紗短襖，翠雲網鑲邊；上面堆片的百花，一條蛋青素紗裙，繡著茸茸綠草，上面攢三聚五、拆一聯雙的彩蝶，係著翠藍梔子同心結，杏黃排穗絲縷，頭戴累金絲嵌寶石珠絡，翠沿遮經，荷著朱紅描金柄花鋤，提著鶯兒制的五色絲夾金銀線編成的巧式花囊，一人在前，款款而行。後面群釵也提著花囊，灑時花的、繡蝶的、皮錢的、萬字的、雲蛹的、蟠螭的、漢紋的、宋錦的、香草雲的、三台蘭的、散技菊的、鴛鴦堆綠的、冰梅的、墨竹的、朱竹的、寒鵲爭梅的、連環套錦的、草蟲的、金魚的、山水人物的、異樣兜羅的、各色衲錦的、戳紗的、結絡的、打子的、盤線的、掐線的、堆片的，各色各樣，光怪陸離。一同來到塚前，啟開土來，各人將囊內花片一一傾在坑裡，重複掩埋好了。

晴雯來到雪人墓前，將墳邊小草芟除了些。眾人跟來，只見墳頂一抹翠森森細草，如覆釜一般，細軟柔潤，芳香似蘭。寶琴

道：「漢時青塚獨傳，今有香塚為偶了。」大家歎賞一回，散遊各處消遣，唱曲、下棋、接麻、射詩眼、打雙陸、鬥百草，各適其適。惟晴雯一人在墳前哭得悲淒欲絕，驚動游神。哭罷回去躺著，直至傍晚，來至沁芳亭。

黛玉一人坐在那裡念詩，見晴雯來了，便道：「你葬花乏了。咱們唱曲所以不來找你。」晴雯道：「倒不很乏，只是心裡懶懶的。大家唱的什麼曲子？」黛玉道：「選了十二套首曲，十二位唱《數花》、《數蝶》、《遊園》、《驚夢》、《尋夢》、《魂遊》、《秘議》、《拾釵》、《題曲》、《女彈》、《長城》、《借扇》。因為你的《尋夢》已唱好了，想你唱這一套。偏你又回去了，我只得代了你唱。」晴雯道：「奶奶代我唱了這一大套，又要唱自己的，豈不乏力？」黛玉道：「派著我的題曲，另叫秀筠代唱。倒難為他，細腔韻度通有了，板眼也很準。今兒最得趣是鶯姑娘，《長城》、《借扇》最考弦索的，他彈得很好，浪頭、催頭、滾頭，進點兒、小點兒，精純極了。紫妹的鼓板已合弦子，攪融了笛的指法，音韻也更長了。喜姑娘唱的《只道是淡黃昏》，月影斜無出其右。咱們二奶奶的《遊園》已代他磨純了，他那柔脆嗓子，真個鶯語如簧。三姑娘的《女彈》，雲姑娘的《數花》，邢姑娘的《秘議》，香菱姑娘的《長城》都唱淳化了。柳二奶奶還唱了一套《只見漢嶺雲格霧蔽》，聽得人淌淚。

正說得高興，秀筠、輕雲走來道：「大家都在榆蔭堂等候。」又見兩個丫頭捧著衣包鏡奩來，站在晴雯旁邊。輕雲道：「衣裳拿來了，就在這裡穿罷！」晴雯更換衣服、釵環，談妝縞素，穿件月白密羅衫，繡著談色芙蓉，白素紗裙，畫著綠水波紋，前後裙門浮幾片芙蓉花瓣，髻上斜插一支白玉簪，正面一朵花鈿，嵌著朱紅寶石。黛玉留心看其妝飾，只是點頭，不覺微笑道：「妹妹這樣妝扮，儼然芙蓉仙下界，我竟愛殺你了。」晴雯道：「奶奶這樣妝扮，難道不是湘妃臨凡嗎？我對著奶奶，連餓都不知道了。」黛玉道：「咱們走罷！」恰好寶玉迎來，望著晴雯出神。黛玉問道：「可是來催咱們？」寶玉點點頭。三人走至半路，丫頭傳言：「老爺候著二爺說話。」寶玉只得快快而去。

一時眾美齊集，同黛玉、晴雯上了燈船，一班會吹打的丫頭在花神牌位前奏樂，悠悠揚揚，水流音韻，眾人的船隨後。到了岸邊，另有女樂引路。四十對繡衣丫鬟，提著須絡彩畫琉璃花籃燈在前，黛玉捧著赤玉爐，內炷海南香，晴雯捧花神牌位。後首，每人面前四對花籃燈，眾姊妹挨次隨行。到了花塚，上面已搭就一座細巧燈棚，通身滿彩，懸著綢料明角紮的各樣亮花，四角四個大彩蝶，陳設器皿、古磁、玉玩，極其精緻。湘雲道：「待二哥哥來，合林姊姊先拜了，咱們再拜。」黛玉道：「他才去，不知多早晚回來，咱們先拜。」於是群釵虔誠祭畢。黛玉吩咐丫頭：「回來二爺拜後，請他招牌位、紙箔一同焚送，奠酒酌茶就是了。」

只見雙蘭歎口氣道：「人生在世，必須廣見多聞。姊姊們就這個玩意兒的事，都要准情酌理，做妹子的拳拳服膺，從此又增一番學問了。」探春道：「你還不知，咱們二哥、林姊姊從前培這花塚葬花，也不知哭了許多眼淚。」雙蘭道：「我有個表姊能詩，最愛他一句詩道：『怕看花飛不捲簾』。古今情女、才人命薄者，多感歎飛花，適以自喻。那命短的猶如花之朝開暮落；命薄的如開不逢時，摧殘風雨；那福厚的亦不過榮華滿枝，開得悠久，終有枯落之日。現在咱們這乾人正當秀髮榮茂之時，數十年後不知怎麼樣了。我勸大眾姊妹們及時取樂，後首光陰不必慮了。」一席話，說得眾人心驚意暢。黛玉、寶釵道：「姊姊洞徹人情物理，強於咱們多矣。」此地三兩談心，暫且按下。

單表晴雯一人先到芙蓉墓前陳設端正玉丹金卮、香若旨醴，四圍樹上扞著無數芙蓉花燈，盡是紗羅明角紮的，地下鋪著談色絨毯。晴雯將頭上紅寶石花鈿除下，伏身下拜，叫了兩聲：「依腳，你命好薄呀！『淚如泉湧，哭得宿鳥驚飛，花神灑淚。丫頭觸目傷心，也嚶響起來。輕雲、豔雪含著淚，將晴雯扶起，焚花紙錢，酌過茶酒。釵、黛二人遠聞哭聲，連忙趕到，正要下拜，晴雯急止住道：「正月新築此墳，大眾來拜，已經不當。今兒乃我私祭之情，非我自亡之日。一鬧起來，大家又鬧不成事體了。」接著群釵都來勸慰，打點要拜，黛玉力代辭卻。

湘雲道：「一個雪人，何必如此傷感？你竟有些呆。」晴雯道：「這塚內有我指甲二枚，頭髮一綹。甲乃骨之餘，發乃血之餘。又有婉妹指血點精。雖曰雪人，尚有骨血生氣，焉能不感？這還在其次。我最悲者，世人以身祭人之魂，今我以魂祭己之幻身。借人實在之身，祭自己身外之身。這般顛倒命運，如何不傷？再又替婉妹悲者：自己之身未曾祭己之魂，先祭我身外之身，並祭己自身之血，也是顛倒倒。算來命薄，莫如我晴、婉二人之極也。」探春、寶釵道：「你不必傷了，好在你兩人仍然在世，非亡故的可比。」晴雯又哭道：「可憐我兩人一身兩用。每逢更換之期，不過在幻境相敘兩天，即要分散，永不能兩人在陽世相敘。名雖有時來時去之便，實卻是半生半死之人。」大眾聽說，人人墮淚，惟黛玉更甚。寶釵道：「固雖如此，畢竟強似那嗚呼長逝的。」晴雯止住哭，簪上朱紅寶石花鈿，叮囑了輕雲幾句，同眾人坐船回來，各自散歸。

寶玉回到園中，大家已散，忙到花塚焚香展拜，燒紙酌茶，親自捧牌焚送。又到雪人墳上虔誠拜了，細問輕雲晴雯祭墓光景。輕雲只是含糊，寶玉生疑，細細追問。輕雲被寶玉嚴詰，正在無法，忽聽空中有人叫聲：「二爺，我在這裡。」嚇得人人毛髮倒豎，抱著打戰。寶玉聽出係婉香的魂說話，又驚又喜，忙問：「你怎麼來的？」婉香的魂道：「今兒姊姊在墳前哭得淒慘。又說了些話，側人肺腑。日遊神聽了，因姊姊係幻境仙子，飛風報與仙姑知道。仙姑深念咱們可憐，叫我從此回家來了，姊姊不必回太虛，免我兩人調換之勞，常在家中自便，俟將來壽終之日，雙回幻境，歸入仙班。我才到這裡，姊姊已經回去。聽丫頭們說：『等二爺祭過，再撤香供。』我所以候著二爺，先說明了，再同去見二位奶奶，合姊姊說話。」寶玉道：「咱們蒙仙姑如此垂憐，三生有幸。合你回去罷！」

寶玉走後，丫頭、媽子個個搖頭吐舌，有一人說道：「好靈……」說到此字又咽住了，乍著膽子問了一聲：「二姨娘去了嗎？」不聽聲響，才說：「好靈鬼！常言道：舉頭三尺有神明，再不錯的。」

不言媽子、丫頭饒舌，且說寶玉來至瀟湘館，黛玉道：「你可曾戴事？」寶玉道：「先祭花塚，後拜雪墳，遇著一件奇事。」黛玉問：「什麼奇事？」寶玉道：「我帶了一個人來，叫他說給你們聽。」寶釵問：「帶了誰來？」只聽虛空說道：「二位奶奶別怕，我來了。」釵、黛二人打個寒噤，叫聲：「呵喲！婉妹妹來了嗎？」婉香的魂道：「我來了。」將回寶玉的話述了一遍，晴雯在套間裡短睡，忽聽婉香說話。忙出來道：「妹來大好，不等我來換你，必有要事來的。」婉香的魂又述了前言，晴雯道：「仙姑如此栽培咱們二人，覆載之德不過如此。往後你我神魂可以時刻相通，朝更暮換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另收拾一所房子與你二人神魂棲息。」黛玉道：「可以不必，這房裡就作棲香之所。況且兩妹形影相隨，只消打個盹兒，這會兒是晴，那會兒是婉，自便不構，倒好極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夜裡同床，可能一被歇宿？」婉香的魂道：「這卻不能，到底魂是陰氣，不當與生人陽氣混淆。帳外談心也是一樣。」寶玉說：「你今夜怎麼樣？」婉香的魂道：「就在這裡歇。」

晴雯道：「我二人感仙姑再造之恩、二爺合二位奶奶栽培之德，生生世世報答不盡。將來這個身軀嚥了氣，務必要將芙蓉家啟開，把這肉身與雪身合葬，千萬要緊！」寶玉道：「你兩人放心，任憑怎麼，這件事咱們三個人牢牢緊記的。我就將牌位擬定了，說給你聽。待你兩人合墓後，墳頂上豎一碑「連理芙蓉塚，墳前墓門上「邊室淑人晴雯吳氏、婉香柳氏合墓」，左書年月日，右書「紅樓主人賈寶玉拜立」。將來你二人過後，神主用兒子的稱呼可好？」晴雯笑道：「二爺這般恩惠，在俗語說死亦瞑目，在我兩人說也忘憂了。」婉香的魂道：「姊姊的話回的很好，不用我再說了。難得二爺把咱們的事前前後後想的周到。」寶釵道：「告訴你們，二爺原也細心，這件事，玉奶奶早已合他斟酌的。」黛玉道：「你兩個記著，寶奶奶一同商議的。」晴雯道：「我兩人若說命好。則不該兩人共一身；若說命差，又遇著三位恩主極力栽培。大概係命根淺，造化高，從此無復遺憾矣。」黛玉道：「好呀！這才是達人之言。時已更闌，也該歇了。」於是各人安寢，欲知後文，下回分解。